

南北極

穆時英

那時我還只十三歲。

我的老子是洪門弟兄，我是自幼兒就練把式的。他每天一清早就逼着我站樁，溜腿。我這一身本領就是他教的。

離我家不遠兒是王大叔的家，他的姑娘小我一歲，咱們倆就是一對兩小口兒。我到今兒還忘不了她。一個在東，一個在西，太陽和月亮會了面，咱姓于的就不該自幼兒就認識她。他媽的姓于的命根子裏孤鸞星高照，一生就毀在狐媚子手裏。我還

~~那時我老叫她過~~玉姐兒。

玉姐兒生得黑黪黪兒的臉袋子，黑裏透俏，誰不喜歡她。我每天趕着羊兒打她家門前過時，就唱：

“白羊兒，
玉姐兒，
咱們上山去玩兒！”

她就唱着跑出來啦——那根組辮兒就在後邊兒蕩鞦韆。

“玉姐兒，
小獅子（我的名兒是于尙義，可是她就愛叫我小獅子。）

咱們趕着羊兒上山去吃草莢子！”

咱們到山根那兒放了羊；我爬上樹給她採鮮菓兒，她給我唱山歌兒。等到別家的孩子們來了，咱們不是摔交就摸老瞎。摔交是我的拿手戲，摔傷了玉姐兒會替他醫。是夏天，咱們小子就跳下河去洗澡，在水裏耍子，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。我的水性，不是我吹嘴，够得上一個好字。我能鑽在水裏從這邊兒游到那邊兒，不讓水面起花，我老從水裏蹿上來嚇玉姐兒。傍晚兒時咱們倆就躺

在草上編故事。箭頭菜結了老頭兒，婆婆頂開了一地，蝴蝶兒到處飛，太陽往山後躲，山呀人呀樹呀全紫不溜兒的。

“從前有個姑娘，……，”我總是這麼起頭的。

“從前有個小子，叫小獅子……”她老搶着說。

編着編着一瞧下面村裏的煙囪冒煙了，我跳起來趕着羊兒就跑，她就追，叫我給丟在後邊兒真丟遠了，索性賴在地上嚷：“小獅子！小獅子！”

“跑哇！”

“小獅子！老虎來抓玉姐兒了！”

“給老虎抓去做老婆吧？”

“小獅子！老虎要吃玉姐兒呢！”

“小獅子在這兒，還怕老虎不成。”我跑回去伴着她，她準撒嬌，不是說小獅子，我可走不動啦，就是說，小獅子，玉姐兒肚子痛。我總是故意跟她別扭，直到攔不住再叫她央求了纔背着她回家。

這幾個年頭兒可真夠我玩兒樂哪！

可是在她十四歲那年，王大叔帶她往城裏走了一遭兒，我的好日子算是完了。她一回來說城裏多麼好，城裏的姑娘小子全穿得花蝴蝶似的，全

在學堂裏念書，會唱洋歌。

“咱們明年一塊兒上城裏去念書吧。”

我那天做了一晚上的夢，夢着和玉姐兒穿着新大褂兒在學堂裏念書，那學堂就像天堂做的，牆會發光。

隔了幾天，她又說，她到城裏是去望姑母的，她的大表哥生得挺漂亮，大她三歲，抓了許多菓子給她吃，叫她過了年到他家去住。她又說她的大表哥比我漂亮，臉挺白的，行動兒不像我那麼粗。我一聽這話就不高興；我說：“玉姐兒，你不能愛上他，王大叔說過的等我長得像他那麼高，把你嫁給我做媳婦……。”

“別拉扯！咱們上山根兒去玩兒。”她拉了我就走。

往後她時常跟王大叔鬧着要到城裏去念書。我也跟老子說，他一瞪眼把我瞪回來了。過了年，她來跟我說要上城裏去給姑母拜年，得住幾天。我叫她別丟了我獨自個兒去。她不答應。我說：“好，去你的！小獅子不希罕你的。你去了就別回來！”誰知道她真的去了，一去就是十多天。後來王大叔